

媚兒眼

導 胡

編主境男孔
刊叢本劇
集四第

行印局書界世
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四月再版

劇本叢刊
第四集
眼兒媚

實價國幣

外加運費郵費

版權
所有
不准
翻印

著者 胡導

發行人 李煜瀛

出版者 世界書局

發行所 世界書局

眼
兒
媚

四
幕
鬧
劇

——由法·嘉禾原著「我的妻」改編

眼兒媚 四幕鬧劇

時間 現代

地點 上海

人物 勞統志

胡蝶夢

卓克生

嚴洛侯

李順

陳先生

楊菁華

孫富壽

僕 歐等

嚴爾梅

華麗雲

嚴太太

張嫺

李碧蓮

蒙古公主

原
书
空
白
页

第

一

幕

原
书
空
白
页

時 某日晚間十一時

地 上海勞公館

景 華成銀行行長勞統志先生公館的客廳。正中有門通大門。左右各有一門相對，一邊通勞行長的臥室；另一邊的房間現在是空着。還須要一門通餐室。室內陳設着沙發桌椅等，一切要顯得非常高貴華麗。幕 時鐘敲十二點，室內悄悄地一個人也沒有。

稍頃，外面門鈴聲，中門大開，李順與張媽上，分立中門左右。胡蝶夢匆匆自外入。

胡蝶夢，一個幫閒之流，年約三十左右，穿着長袍坎肩，外加中式夾大衣。這時手裏還抱着一個漂亮的小絲袋，袋內有個小小的吧兒狗。

胡 (着急地) 老爺在家嗎？

順 不在家呢！胡先生。

胡 老爺還沒有回來？

順 還沒有呢！胡先生。

胡 糟糕！糟糕！真糟糕透了！(急得直抓頭。)

順、張 什麼事？胡先生！

胡 什麼事？還不是（指狗）這個小畜生幹的好事！（拍地打了絲袋一下，裏面小狗汪汪的叫。）好好，別叫！別叫！……不打你！不打你！

順、張 （對看了一眼，莫明其妙。）究竟出了什麼事啊？胡先生！華姑娘呢？

胡 華姑娘在戲館裏出了毛病了，她這會兒正……唉呀，現在我那有工夫來跟你們說這些！快點告訴我，老爺現在在那兒啦！

順 今兒嚴老爺請吃晚飯，大概在嚴公館吧！

胡 嚴公館？

張 今兒是嚴老爺給他家爾梅小姐說親事，請吃晚飯呢！

胡 嚴爾梅——啊！「眼兒媚」——嚴洛侯這老糟蛋，在他公館裏，嚴公館電話？

順 七四三二五。

胡 七四三二五（走向電話機）眼兒媚還小着呢！老糟蛋這早就給她說親啦！（撥電話號碼）七……

四……三……（記不起了）糟糕！嚴公館電話？

張 七四三二五！

胡 七四三二五（撥號碼）……喂……喂……

（小狗一直在叫着鬧着，鬧得他沒有法兒打電話，兩個僕人過來，要牽他，抱住小狗，他揮手阻之。）

胡 不行！不行！我答應華姑娘的，Dodie 歸我來保護！別人不許碰一碰！你們下去吧！下去吧！

順、張 是！

胡 啊！有——快給華姑娘預備宵夜，華姑娘一會兒就要來了。

順、張 是！（下）

胡 （大概是那邊電話裏有人在說話了）喂！喂！嚴公館是不是？（對狗）喂！Dodie，請你不要叫好不好？

（對電話）喂，對不起，請問勞統志勞行長在嗎？（狗叫的聲音給他說的話蓋沒了）別叫啊！別叫啊！

糕，糕糕事情越急牠越搗蛋……（對電話）什麼……啊！對不起，我當然是人呀！剛才因為……我

身邊有一條狗……所以，對不起，請問勞行長在嗎……啊！在好極了……什麼不在不在！

剛走走了有一會兒了……啊！對不住！對不住！（掛斷電話）怎麼得了！怎麼得了！一會兒華

麗雲就要來了，過房爺還沒有給她找着！急得厲害，再打電話……三四四二三……喂，紳商俱樂部

部請問……（小狗又大叫起來，他急得拿手握住小狗的嘴）不許叫！對你說不許叫！（小狗咬他的手，他

痛得跳起來）你這畜生！我非揍死你不可……（對電話）啊！什麼……哦，對不住！不是罵你，我不是

要揍你！我不是……（那邊電話拍的掛斷了）糟糕，糟糕！怎麼辦呢……Dodie，你這個小淘氣，什

麼禍都是你闖下來的！華麗雲的臉都給你丟光了！你對於她簡直一點也不忠心，我對於她至少

勞 胡

要比你忠心十倍呢！可是，她不喜歡我，反而喜歡你！這有什麼辦法……唉！我們兩個天天跟着華麗雲，搖着頭，擺着尾，陪着她，侍候着她，你是一個淘氣狗，我是一個忠心狗（撫之）！唉！我們都是狗兄弟……什麼，什麼，我是狗……廢話，廢話！糟糕！他就要下場回來了呀（外面電鈴響）！啊呀！她回來了（打電話）！一二四三八……喂，喂……請問勞行長，勞統志先生——

（中門大開，張媽與李順入，侍立兩旁。）

（勞統志上。勞行長和普通一般銀行行長的味兒差不多。生活過得好，自然是身體胖胖的，臉紅紅的，肚子挺挺的，西裝的料子很考究，式樣也非常大方，掛着很粗很沉的金鍊。眉宇間自然是非常精明幹練。就是脾氣相當急躁。頭部微禿——據說這就是發財相——不過梳得很漂亮很整齊。他今年四十二歲了，還沒有結過婚，他覺得結婚太沒意思，還不如收幾個過房女兒來得好，從前一個過房女兒是電影明星，已經嫁人了。現在的一個就是頂頂大名的京朝派坤角華麗雲。這一對「過房父女」的感情着實不錯，可他就是不願意跟她正式結婚！他對人自稱一生過的是「老童子」生活，他非常得意這自稱的「老童子」三個字。現在他剛從嚴家赴宴回來，神色不大好，有點不痛快的樣子。）

（二看見是他，高興極了！連忙迎過去）啊！行長，是您！您回來了！我正到處打電話找着您呢！可巧您就來了！好極了！好極了！（不禁手舞足蹈起來）

……

（勞先生心裏很煩，沒有理會他；只對他做了一個止住他說話的手勢，一邊把帽子、大衣、手杖交給兩個僕人。小狗又汪汪地叫起來，勞先生揮手叫僕人把狗抱下去，胡蜚夢想阻止，可是不行，張媽與李順抱着狗下。）

胡 行長您回來得正是時候……

勞 （一聲不響，還是作勢叫他不要說話。）

胡 行長，你現在回來還來得及，我要告訴你一件很重要——

勞 不要說話，我心裏煩得很！

胡 是，是……不過……這……

勞 （嚴厲地）不許你說話，聽見了沒有？

胡 聽見了！聽見了！……可是……唉……這，行長，我不能不說話呀！你叫我不說話這怎麼成呢？

勞 （大聲）對你說不許你說話！我禁止你說話！

胡 是，是……這……這……（焦急萬分）

（沉默稍頃）

勞 （忽然）蜚夢，你知道我剛才上那兒去了嗎？

胡 聽說在嚴家吃晚飯（很快的接着說下去）行長，您聽我說，您知道……

勞 蜚夢，你聽我說，你知道嚴洛侯這老猴子今晚上幹嗎請客吃飯嗎？

胡 嘿！聽說他是爲了給他小姐「眼兒媚」說親啊，行長，我告訴您，今兒這麼早我就離了金蟾舞台，連戲也沒有等完就上這兒來，是爲了……

勞 蜚夢，你知道我這麼早就離了嚴家，連 *So-Ita* 也沒有高興跟他們打就回家來，是爲了我今天心裏不高興，不痛快！嚴老猴子給爾梅說親說了這麼一個小糟蛋！

勞 小糟蛋？

胡 喏，就是鮑發富的兒子鮑小富，那個小胖豬，又粗又蠢又難看！爾梅配給他簡直是一朵鮮花插在牛糞上！嘿！再說爾梅年紀還輕，才只十八歲，嚴洛侯幹嗎這麼着急要給她找人家，就是找也該找個像樣兒的啊！爾梅這麼好看，這麼可愛，漂亮極了！美極了！尤其是她的那雙眼睛，交際場中叫她「眼兒媚」真是一點也不錯，她的眼睛又黑又亮，看起來來媚得要你死，簡直要勾住你的魂似的，連我……什麼，我什麼沒有沒有！我是她的乾爸！我是四十二歲的老童子！她才十八歲，而且，她是我的乾女兒……

胡 啊，行長，別說您的乾女兒了，您的過房女兒今晚上在金蟾舞台可坍了大台了！

勞 什麼……你這個糊塗蛋！怎麼早點不告訴我！這半天你不說話，你啞叭啦！

胡 我……？ 嚶，我不是……（雙手作勢，欲辯無從）是您叫我……（哭喪着臉說不出話來）

勞 怎麼啦！是離敢跟華姑娘搗蛋？

胡 不是，不是，是……

勞 是她嗓子啞了，給叫倒采啦！

胡 不是，不是……是，是……啞……啞……

勞 什麼？

（外面門鈴響）

胡 那個 Dore，那個小哈叭狗，那個小淘氣……淘氣……

（中門開，華麗雲匆匆大踏步上。後面跟着唱二路旦的李碧蓮和唱小花臉的孫富壽。）

（華麗雲，一等紅角，有名的「棉花小姐」，服飾華麗，風度光艷，舉止却和一般坤伶一樣的輕佻，那兩個是多年唱戲而老唱不紅的二三路角，平時專愛多管閒事，這時也趕熱鬧來了。）

華 （二進來就撲倒在勞統志的身上，大哭起來）過房爺，過房爺，您得給我報仇報仇！

勞 啊，啊！這怎麼回事？怎麼回事？

孫、李 （嘆氣）唉！

胡 你們二位也來了！

李 我們就是不放心華老板。

孫 所以陪着她，送她來的。

華 過房爺，我沒有臉再唱戲，沒有臉再做人了！

勞 什麼事，你好好的說，別哭啊，別哭啊！

胡 華姑娘，別哭啊，你哭……（自己好像也要哭了）

勞 究竟什麼事啊？麗雲？

孫 唉！今兒華老板的戲碼子要是貼的『摩登紡棉花』就保管一點事也沒有了！

李 是啊，昨兒個華老板貼紡棉花，不就帶着那個小叭兒狗上台的，一出台就是個滿堂彩呢！

孫 是啊，那個小叭兒狗一撒野，只要我外國張三一把抓住他，保管就又是個滿堂彩！

李 今兒個偏要貼『探母回令』，碰着談老板也是一塊頭牌！

孫 是啊，頭牌！頭牌，兩塊頭牌，這可不幹了！

李 唉，談老板也是……

華 過房爺，就是談老板，談老板這個沒良心的！您一定要給我想法子報仇！

勞 這究竟怎麼回事，怎麼回事啊？

胡 是這麼回事！行長，我剛才不是跟您說過那個 Dogie，那個叭兒狗，那個淘氣，淘氣……

李 還是我來說吧！那時候我正上了蕭太后的裝在後台等着上「盜令」呢！什麼我都聽見的！

孫 還是我來說吧！那時候我正站在門帘邊上聽華老板的戲，什麼我都看見的！

李 我來說！

孫 我來說！

胡 我來說！

勞 好了，隨便你們那一位說，快說快說！

李 胡先生，您說就您說吧！其實啊，胡先生，不是我……

孫 不是我多話，這件事敢情多少您得擔當點！

李 對啊！胡先生，這都是您不好！

胡 我，我不好！

孫 可不是您在華老板的扮戲房裏，您給華老板看着那哈叭狗的，您幹嗎放牠出來呢！

胡 嚶……（急得頓足）這……這，好好，是我不好，是我不好！可是，行長，我沒有辦法啊！華姑娘，我沒有

辦法啊！那時候我正給你寫……寫……國劇日報每天要登的一篇『華麗雲日記』，我正在給

華姑娘寫日記哪，我還跟 Dogie 說過：『喂，幫幫忙，請你別亂跑啊！』牠還答應我了，跟我點點

頭，誰知道剛寫了兩個字，牠就跑出來了！

李 一跑就跑上了台，打我身邊跑過的，我看見的！

孫 我也看見的，我就馬上叫檢場的上台去抓！